

東華醫院與海外華人的百年歸鄉路

梅毅

七日談

(廣東篇)

一門之隔，內外儼然兩個世界。門外是香港繁華的街市，門內是數以千計靜候回鄉的靈樞。這些漂泊的靈魂，跨越重洋萬里，只為奔赴一個深植於中華民族血脈的千年執念——落葉歸根。

在香港薄扶林沙灣大口環道，一幢摻雜中西建築風格的院落靜立於山海之間，默默訴說着跨越三個世紀的華人鄉愁。這裏便是東華義莊，百餘年來，它曾是數萬客死異鄉的華人魂歸故里的中轉站。每一具棺木、每一個骨殖箱背後，都藏着一段海外華人漂泊、奮鬥與期盼歸根的故事。而將這些故事串聯起來的，正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慈善機構——東華三院。

從唐宋詞到明清小說戲曲，思鄉、還鄉的主題浩如煙海。「落葉歸根」及其相關意象被無限次吟詠和講述，構成了一個強大的文化敘事場。「落葉歸根」中的「根」，不僅指地理意義上的故鄉，更蘊含着文化認同與精神歸屬的深層內涵。對於背井離鄉、遠赴海外的華人而言，「落葉歸根」不僅是對個人的慰藉，更是對文化認同的堅守。即便有「埋骨何須桑梓地」的俗語流傳，華人仍普遍堅信，唯有歸葬故里，靈魂方能安息。這種觀念在宋元明清時期隨民間信仰的完善不斷強化，成為華人無論身處何地都無法割捨的情結。

十九世紀中期的香港，是一個充滿希望與絕望的矛盾體。一八四一年香港開埠後，由於英軍開發港島需要大量勞工，且港英政府提供了比內地更豐厚的報酬，大量華人勞工登上港島謀求生計。

但是，當時香港的醫療資源極度匱乏且失衡，彼時香港人口已增至十數萬，而僅有的兩家醫院均為西醫，不僅費用高昂，還與華人存在語言和文化隔閡。再加上華人對西醫普遍不信任，尤其排斥解剖等違反中國傳統習俗的醫療行為，患病時仍舊向中醫求醫。然而當時中醫行醫僅被視為一種民間商業活動，沒有法例

規管，導致庸醫充斥。

在上環太平山街有一處叫「廣福義祠」的地方，亦稱百姓廟，這裏是由譚才等十四位華商在一八五〇年代集資建成的，一開始是為安奉客死他鄉而無親無故者的牌位，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裏逐漸成為窮苦難民與病危華人的收容所，但實際上它提供的醫療功能非常有限。隨着送往義祠的華人病患越來越多，義祠開始變得不堪重負。延醫失救的現象變得普遍，空間十分逼仄，衛生環境相當惡劣。這一事件被英國媒體曝光後，震驚了香港社會，成為歷史上的「義祠事件」，逼使港英政府不得不重視華人的醫療問題。

在華人領袖與在港華人團體的共同努力下，政府頒布了《華人醫院則例》，決定「建立及維持一所公眾免費醫院，為貧苦的華人提供義務服務」，取名「東華」，寓意「廣東華人醫院」。這便是東華醫院的由來。東華醫院於一八七〇年奠基，一八七二年正式落成，院內病房可收容一百人，同時配有醫師房、診脈廳、藥局、煎藥房等，並不使用剖屍確認死因的西醫方法，尊重華人「死後不加刑」的傳統觀念。至此，華人有了自己專屬的中醫院。最重要的是，東華醫院還為貧苦而無依靠的病人提供增醫施藥的服務，甚至為病癒卻無能力支付回鄉船票的華人提供一半費用。

東華醫院成立後，醫療服務日益提升，深受在港華人的歡迎。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二九年，廣華醫院和東華東院也分別建成。三家醫院於一九三一年納入一個體系，稱為「東華三院」。至此，東華醫院從單一醫院發展為涵蓋醫療、教育、安老等多領域的綜合慈善組織，但其核心的慈善理念始終不變，即秉承儒家「仁愛」思想，為華人提供全面服務。

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大量華人出洋謀生。東華醫院一開始就關注了華人的身後事。早在東華義莊成立之前的一八七四年，就有報載消

息：「從日本神戶載來棺木三十餘具……抵港寄停東華醫院，不日書明籍貫、居址，招人運回。」東華義莊的前身是一八七五年由上環文武廟在堅尼地城牛房附近興建的義莊，一八九九年遷至薄扶林沙灣大口環道現址，並由東華三院管理。東華義莊由此成為全球華人棺骨歸葬的中轉站，不僅為客死異鄉的華人提供靈柩、骨殖及骨灰的暫存服務，還協助將海外華人遺骸轉運回鄉安葬，系統化地推動了海外華人落葉歸根的進程。

據數據顯示，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期，經東華義莊安排歸葬的海外華人遺骸數量達到數萬甚至十萬具，有時一次運送的遺骨就達千百具。比如一九三一年，一批由加拿大台山寧陽總會館付運的先僑骨骸，數目就達一千八百具以上。二戰期間，轉運工作因海上交通中斷而暫停。戰後航線恢復後，從海外特別是越南、泰國等地運抵的骨殖，每次動輒有千餘副之多。除了普通華人，東華義莊也曾暫厝過多位歷史名人的遺骸。蔡元培、陳炯明、唐紹儀等名人都曾因各種原因在東華義莊停留，等待最終安葬。這些數字體現了海外華人對中華文化的堅守與傳承。無論身處何地，海外華人都保持着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落葉歸根」成為這種文化認同的最終表達。

當然，東華醫院能夠順利幫助海外華人實現落葉歸根的願望，離不開與全球華人慈善網絡的緊密合作。這個網絡以地緣、血緣為紐帶，由世界各地的華人會館、同鄉會和善堂組

成。早期出洋的華人多加入各種僑社，並繳納一定費用。華僑在海外去世後，當地僑社會負責處理其後事，將遺骨運送回鄉。至二十世紀初，由廣東商人和僑民設立的海外機構已超過一百五十所。此外，東華醫院還與廣州善堂保持密切合作，共同完成華人的「落葉歸根」之旅。廣州善堂會負責接收從香港運回的遺骨，並協助安葬在當地的華僑義墓。這種協作不僅體現在醫療資源的互補上，在賑災濟困、賑濟武漢兵燹、賑濟東江兵燹等方面也協同共濟。

隨着社會變遷以及航空運輸的發展，東華三院的重點逐漸轉向現代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但作為歷史見證，其服務仍延續着「落葉歸根」文化的精神內涵——對人的關懷和對文化的傳承。

漫步在東華義莊，石門框上刻着的對聯依然清晰可辨：「方便門開聊使使靈有所，慎終義踐應知歸土為安」。這裏的時光彷彿靜止，那些掛着逝者名字和籍貫的卡片，那些已泛黃破損的行李箱，無聲地訴說着一個個未竟的歸家夢。



▲香港東華三院文物館。

資料圖片

紐約城中城「小意大利」



自由談
海龍

紐約有個城中城「小意大利」世界聞名。其實這地方不大，還被裹在唐人街裏面。為什麼它那麼有名呢？因為黑幫電影。這裏是小說和電影《教父》三部曲的發生地。此外還有多部美國此類電影如《窮街陋巷》《這個殺手不太冷》和電視劇《黑道家族》都寫這裏發生的事情而聞名。

意大利文明本身就給世界史貢獻了不少題材，而意大利人逃到紐約，兩種文化一碰撞，當然更容易出現傳奇和鐵血故事。但現實不是文藝作品，意大利人在紐約的遭際並沒有那麼浪漫。

意大利跟美國文化結緣較久，但意大利人移民美國的最大一波浪潮發生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八二〇年至一九七〇年間，共有五百三十萬意大利人移民美國，其中大部分人做底層工作。可以想像，在當年，如果生活優越，又有誰願意投奔怒海甘冒拋家別業的危險去異國打拼。因此，他們大多數僅計劃在此短期停留賺錢闖運氣，其後約一半人最終返回了意大利。

既然不打算久留，賺快錢就成了他們的目的。而且前來闖蕩者多是無錢無技藝的苦力，於是他們當年在下層苦累甚至操賤業者多有，甚至賭博、販毒等皆被其統治；以至於產生了令人聞名膽寒的黑手黨系列。雖然這只是他們故事中的極少數，但卻被世人傳成了意大利族裔的傳奇和標配。

當年紐約下城剛開發，唐人街附近曾是髒亂差住房便宜地區。剛到紐約的意大利人旋即投靠這裏存身。那時意大利人也是來賣苦力的，兩個民族緊緊相偎，誰也沒看不起誰，都是窮哥們，他們聚地遂稱小意大利。在早期來美洲闖蕩世界族裔中，華人跟意大利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們都吃苦耐勞、性格熱情爽朗，重視家族和親情，仗義而且有熱血。同時，二者也都重視鄰里關係，喜歡結幫組織同鄉會、同行會等，更重要的是共同愛好美食。於是大家聚居共渡時艱，老幫新，親幫親，社區遂如滾雪球，越滾越大。史料記載，當年赴美搏命的華人和意大利人另一個共同特點即他們多是技能匱乏的貧苦農民。其中四分之三從事體力勞動。華人多經營餐館、洗衣店、修鐵路和建築、農場。意大利裔則多在工廠、運輸、收垃圾、警察和軍隊等處。今天，早期移民的後代成了科學家、教授以至各行各業的翹



▲電影《教父》中教父最愛的甜點卡諾里的店（紐約小意大利）。作者供圖

楚，但對他們的刻板印象仍是舊傳統揮之不去的題材，也是美國學界和媒體關注並討論的話題。

與華人相比，意大利人在美有文化和族群優勢。作為歐洲人，雖然出身略低，但他們融入美國主流有便利。首先語言和文化相似，歐美歷史共融族裔也共容，意大利人第二代就可能脫胎換骨成了地道美國人。但融入有好處也有壞處。融入，也就意味著消失。二代三代的意大利裔成功後就搬離了小意大利。幾十年後，這裏老人漸漸離世，小意大利慢慢式微，肉眼可見地萎縮了。卅年前在唐人街小聚後遊隔壁小意大利，熙熙攘攘都是正宗意大利餐廳，西西里甜食舖子更是一絕。每逢意大利節日這裏連日遊行無比歡樂，據說是意大利當地之外的盛典飛地。

唐人街呢，則老神在在仍然守着原來風貌。華人後代保持依居長輩的文化傳統，即使成功亦多在附近購房經營，老輩帶孫輩其樂融融。經年累月唐人街地域有增無減擴大了無數倍，把傳統唐人街擴展到了市政府周圍和東百老匯等地。它的地盤也接收了小意大利的相當部分街區。眼下小意大利區除了華人，還有越南、東南亞餐飲區美食，意大利色彩明顯衰減。

這種情形引起了意大利族裔有識之士注意。成功的移民在融入主流後如何反饋社區，如何紀念和重建自己民族的移民記憶以及研究先輩文化融合等課題擺上了議事日程。意大利裔美國人在美國力量強大，他們發現了唐人街對中華文化的堅持與可貴：唐人街早在一九八〇年就建立了美國華人博物館，華人熱愛鄉土也熱愛自己祖輩奮鬥的熱土，不離不棄奮鬥之地的精髓可貴。現在，意大利裔美國人也發起了振興小意大利計劃並努力實施。他們最近在小意大利建立了「意裔美國人博物館」以紀念祖輩移民的艱辛和傳統。循此努力，相信他們的尋根和移民文化復興會越來越成功。



燈下集
徐可

它的作者是誰。我就是「很多人」之一。其實我很快就讀過這首詩，但我也很早就忘記了作者的名字。直到有一年，我去了浙江餘姚，聽當地人介紹當地歷史上的文化名人，講到虞世南和他的代表作《蟬》，才猛然勾起了我的回憶。

從秦代以來，餘姚湧現了許許多多彪炳史冊的歷史文化名人，如東漢時期高風亮節的嚴子陵，明代著名哲學家王陽明，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黃宗羲，中日文化交流使者朱舜水，等等，餘姚因此而享有「姚江人物甲天下」、「東南最名邑」和「文獻名邦」的美譽。在餘姚，有一個家族特別有名，那就是虞氏家族。餘姚坊間流傳一句話：「一部寧波史，半部餘姚志；一部餘姚志，半部虞氏史。」可見虞氏家族在當地的影響之大。虞氏家族千年不衰，湧現出一大批傑出人才，人們稱之為「江左豪門」。虞世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最早知道虞世南這個名字，還是在初中。那時候，我痴迷於唐詩，想方設法搜集唐詩來讀。記不清在哪兒了，我讀到了虞世南的詩《蟬》：

垂緜飲清露，流響出疏桐。
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這首詩是唐人詠蟬詩中最早的一首，很為後人所稱道，詩的最後兩句更是有名，至今還常常被人引用。「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這是全篇比興寄託的點睛之筆。一般人認為，蟬聲遠

《蟬》與虞世南(一)

在大唐一代燦若星河的詩人中，虞世南顯然不屬於特別耀眼的那一種。儘管他的詩句「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常常被人引用，但我相信，很多人未必知道

傳是借助於秋風的傳送，詩人卻別有會心，強調這是由於「居高」而自能致遠。寓意君子應像蟬一樣品格高潔而聲名遠播，而不必憑藉、受制於他物，正像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說的那樣：「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表達了詩人對人的內在品格的熱情讚美和高度自信，表現了一種雍容不迫的氣韻風度。清代著名詩人沈德潛《唐詩別裁》中說：「詠蟬者每詠其聲，此獨尊其品格。」真是一語破的。

也是在初中，班主任兼語文老師看我作文寫得好，又喜愛古詩詞，就送我一套上下冊《唐詩選注》。我如獲至寶，愛不釋手，每天早上起來讀幾首，晚上也讀幾首，日積月累，很多詩歌都能背下來。有意思的是，在這本書裏我又讀到了兩首詠蟬詩，一首是駱賓王的《在獄詠蟬》：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這也是我特別喜愛的一首詩。從標題可知，這首詩是駱賓王陷身囹圄之作。唐高宗儀鳳三年（公元六七八年），屈居下僚十八年、剛升為侍御史

的駱賓王因上疏論事觸忤武則天，遭人誣陷，以貪贓罪名下獄。詩人品行高潔卻「遭時微譴」，心中自是不平，憤然而有此作。

還有首是李商隱的《蟬》，流響出疏桐。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這首詩據說大約作於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八五五年）至大中九年（公元八五九年）期間，當時詩人任東川節度使柳仲郢的幕僚，有感於自己寄人籬下，空有一身才華，卻無用武之地，故而寫下了這首詩。

這三首詩的共同特點是：都沒有着重描寫蟬吟之聲，而是託物寓意、託物言志，表達詩人的高潔品格，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由於作者地位、遭際、氣質的不同，雖同樣工於比興寄託，卻呈現出殊異的面貌，構成富有個性特徵的藝術形象。駱賓王《在獄詠蟬》作於患難之中，表達了辨明無辜、昭雪沉冤的願望，整個基調是消沉的、哀怨的、悲傷的。李商隱因捲入「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而備受排擠，一生困頓不得志，處境每況愈下，他在詩中發出「一樹碧無情」「徒勞恨費聲」的哀嘆。虞世南一生雖多次經歷改朝換代，但他博學多才又積極有為，為歷代統治者所賞識，所以詩歌的總基調是昂揚的、樂觀的、自信的。清人施補華《峴傭說詩》云：「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不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我的理解，所謂「清華人」，不僅是指虞世南門第職位清高顯貴，更是指他品格風神清高俊朗。這三首詩都是唐代詠蟬以寄意之名作，成為唐代文壇「詠蟬」詩的三絕。但是顯然，虞世南詩的境界要高出一頭，從而受到了更多人的喜歡，成為流傳千載的名句。

初讀虞世南的《蟬》的時候，年齡還小，對詩人的身世並不太關注。在餘姚聽了有關介紹後，我對這個人產生了研究的興趣，於是又下功夫了解了更多有關虞世南的事跡，不禁對他的為人大為敬佩。



春光美好



市井萬象

春風送暖，萬物向榮，神州大地春意盎然。近日，遊客在河南省焦作市溫縣黃河街道下石井村油菜花田遊玩賞花。

新華社